

**那些短暂的缘,不需考虑投入产出,不用损益表计算,却让我们体验到生活的坦率、善良和美好**

# 南瓜酱

□徐南铁

最近去省中医院住了十天院。正是疫情紧张的时候,医院院的病人比平时少了许多。住院部不让探病,也不让住院的病人出病房,因而病房里走廊都冷冷清清。病人每日里能接触到的就是医护人员,除此之外,可以用形影相吊来形容了。幸好病房的窗口视野开阔,遇到晴天可以欣赏朝阳喷薄,阴天则可以遥望漫天阴霾。

中医院除了传统的服用中药之外,还有很多治疗方法,如耳针、敷穴位、火龙罐、洗泡、膏方,等等,而且如今的中医也吸纳了西医的检查手段和治疗仪器,这些都要护士来操作,因而与护士相处的时间就比较多。遇到一个从外地来进修的护士小温。小温三十岁左右,白净的圆脸,说话有很明显的赣南口音。一问,果然是赣南的,于是平添了几分亲切。我当知青时在赣南山区插队落户多年,开过那儿的瓜土人情很熟悉。离开之后又曾回去做过苏区文艺调研,赣南的18个县市都跑过,所以我跟小温有很多话题。

我零零星星地听她讲老家医院的事,听她讲在广州的进修生活,也听她讲当年在外地读书

的事。但是她讲得最多的是自己的日常生活。她年纪轻轻就有了两个孩子,由公公婆婆管着。大孩子已经上小学了。公公婆婆的家在城市近郊的农村,来去很方便。但公公是能人,家里置了拖拉机、插秧机、脱粒机等农业机械,农忙时不但要忙自己田里的事,还得忙村里其他人的农活,当然是收费的。由此可知家庭年收入不低,但是也就必然忙碌。婆婆不但忙着操持家务,还得下田干活,所以最近不太乐意带孩子了,一家人现在正在协调中。

在小温断断续续的叙述中,我的脑海里不断浮现赣南农村的景象,既熟悉又陌生。如今农民的生活,与我熟悉的人民公社时期大不相同。但土地还是那块土地,人也还是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客人,所以依然令我感到十分亲切。

我们谈得更多的是农村的习俗。我问,老家的妇女们还戴不戴“头帕”?“头帕”是过去赣南客家妇女常年戴在头上的头巾。可是小温居然不知道“头帕”是什么东西,可见历史的翻页何其快。说到饮食,我问现在还有没有“南瓜酱”。这一回小温倒是

答得很很快,她对“南瓜酱”很熟悉。看来饮食的改变没有衣着那么快。

赣南的南瓜酱尤以南康一带的出产最为著名。从字面上看,南瓜酱似乎是一种调料,但是赣南老百姓所谓的南瓜酱,其实是一种固体的零食,也就是南瓜干。每年秋天,将成熟的南瓜去皮,切薄片晾晒,再洗净煮熟,拌以糯米粉、食盐和白砂糖,有的人家还加上辣椒粉,然后又拿到太阳下晒。晒的时间长短可根据自己的对软硬的好好,一般也就三两天,然后收进坛子里,可以随时解孩子们嘴馋,也供大人们喝茶时作为茶点。

小温告诉我,如今做南瓜酱的人家很少了,因为太麻烦。我说,听说食品厂有包装好的产品售卖。小温说,那种怕不干净。

我对南瓜酱似乎颇有兴趣,小温问我,你喜欢吃吗?我随口应她:喜欢。其实,我早已忘记忘南瓜酱的滋味,只记得它不黄不黑的模样。要不是说起,记忆中似乎已经没有它。但是说起它来,却又立即生出满怀思念。小温听我说喜欢,就说让自己婆婆寄点过来。时光飞逝,我要出院了。出

院的前两天,小温来告诉我,她的婆婆找了好多家村民,终于买到了南瓜酱,正准备快递过来。我有点意外,也有点感动。既然大家都怕麻烦不愿意做,自己家的一点肯定是要留着自己吃的,甚至要留到春节待客时摆“九龙盘”。真难为小温的婆婆了。所谓礼轻情意重,其中蕴含的情感丰富而纯粹。

听我说后天就出院,她说:那可能来不及了,怎么办?要是不拿到太阳下晒。晒的时间长短可根据自己的对软硬的好好,一般也就三两天,然后收进坛子里,可以随时解孩子们嘴馋,也供大人们喝茶时作为茶点。

我告诉了地址,接下来不由反复考虑怎样回报她的好心。给她钱?我觉得不太合适。送东西给她?中医院的领导有一天给我送了一个果篮,可以从病房里拎着一只果篮回去,似乎更不合适。我跟小温谈不上熟,不知道她需要什么帮助,也不知道我有没有能力帮助她。我们习惯了平等交换,所以一点受惠竟然也感到不安。如果她是我的下属,也许我就心安理得,知道以后会有回报的机会。但是小温连我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,显然对我并没有什么希望。我实在想不出回报的办法。

出院的那天,没有看见小温。但是回到家里的第二天,就收到了她的婆婆快递来的南瓜酱,大约有四五斤吧。迫不及待打开快递包,立即吃了两块。熟悉的味道穿透岁月的风尘,让我刹那回到了赣南,甚至让我想起童年,想起母亲……感谢小温的婆婆,那位未曾谋面的乡村妇女,我似乎看见了她在小巷间寻找南瓜酱的身影。

马上给小温微信:“南瓜酱快递刚才收到,谢谢!好吃,小遗憾是没放辣椒。昨天走时没来得及道别,本想走时让你摘下口罩看看,否则下次街上遇见都不知道。”

小温回信说:“没事,您喜欢就好,有缘再见!”

说得好,有缘!生命就是在“有缘”中徐徐展开。人生一路走来,沿途有许多利益攸关的人和事,于我们很重要,值得我们珍惜。但是有些突如其来、可遇而不可求的缘,那些短暂的缘,不需考虑投入产出,不用损益表计算,却让我们体验到生活的坦率、善良和美好,让我们享受到人生的惊喜和快乐。

南瓜酱也是缘,给了我的疫情岁月一段美好生活感受。

**工余饭后,只要思念闪过,马上连线摄像头,就可以看到父母忙碌的身影,还可以视频对话**

## 幸福的凝望

□杨德振

一个朋友来到我办公室,说是路过,顺便上楼来看看我。我恰好手头无事,正拿着手机凝视着屏幕,他问我看什么电视剧?我说:“在视频看老家院子。”朋友凑到我跟前看。

画面中,秋阳正劲,落叶萧萧;宁静的小院,有两棵梨树,微风吹起,梨树叶“沙沙”作响,有的飘落在地上,偶尔还可以听到小鸟的欢叫声。

画面中,我那耄耋之年的父亲、母亲正安详地坐在树底下,悠闲地摘着菜叶子,准备晚餐的

菜肴,一边还说着话……这个朋友说:“你真幸福,每天可以看到父母的身影,可以陶醉在父母的欢愉时光里,工作再累、生活再苦也是幸福的!可我呢?彻彻底底的一个‘孤儿’,每天忙忙碌碌,虽然积攒下千万家财,可是子欲养而亲不待……”

给千里之外的父母亲家中,装摄像头这件事是今年初才办到的。以前给父母配备了一台手机,但总觉得还不够,只能听到声音,看不见他们的样子,思

念依然像一团线一样紧紧地缠绕在脑海里。去年春天回老家,听说农村也时兴装宽带,还赠送视频摄像头,我马上办理了“套餐”,满足了每天可以见到父母的期待。

现在,工余饭后,只要思念闪过,马上连线摄像头,就可以看到父母忙碌的身影,还可以视频对话。幸福的凝望,深情的对视,地道的乡音,亲切的叮咛,热切地呼唤,清澈的爱,这是再多金钱也买不到的幸福感。

**中午回家,有青椒炒肉丝,总能吃三碗饭,母亲眼里都是笑**

## 青椒炒肉丝

□王良和

望着刚放在桌上的小炒,青黄青黄的,冒着油油的白烟,鼻子已蠢动。夹起炒得软软的青椒放进嘴里,椒气雄健,却不霸道,鲜甜的泥土、阳光、雨露,崭新的滋味:“不太辣,恰到好处,好味!”而薄薄的猪腩片,炒得干身,逼出油脂,有点口感,还有猪肉香,味蕾顿时遍地开花。白饭,不是西洋碟子上舌尖锋利的粒粒干硬,而是一线白弧满在碗上冒着烟的香软丝苗。碟子剩下星星点点的黄油时,我蹦出一句:“有史以来……!”妻子笑了,她总是笑我形容食物的美味太浮夸;但这回,妻子点头,踏实的嘴巴流出一句:“有史以来最美味青椒!”

妻子对儿女说当年:“阿爸好麻烦,去到欧洲都要食青椒炒肉丝!”在意大利人来往的露天市场:青椒炒肉丝;在奥地利

街头卖艺人的歌声中:青椒炒肉丝;跑到鲸鱼比人多的冰岛,终于找到中餐馆:青椒炒肉丝。第一次欧洲自由行,在巴黎繁华的旅游区,夜灯迷迷,而我已经“顶唔顺”,不想再亲近西餐、法式面包;妻子顺我意走进装潢高雅的中国酒楼,一碗白饭竟要五十港元!啊,二十五年前——青椒炒肉丝。妻子终于“顶我唔顺”,蹦出一句:“够了!我不想再吃青椒炒肉丝!”

我小时候学切菜是不是从切青椒开始的呢?母亲教我把按着食材的手指曲进指骨下,中骨骨顶着刀面,以免切到手指。母亲把灯笼椒、肉眼切成细丝,炒时加一点味精、酱油,美味的青椒,一点都不辣。后来我在老家附近的中学教书,中午回家,有青椒炒肉丝,总能吃三碗饭,母亲眼里都是笑。

所以,辣辣青椒炒猪腩不是我的“执着”——离开英国杜伦大学的东方博物馆,已是午膳时间。在路上向太原来留学的女生,她礼貌地带领我们来到这家中餐馆。染金头发的年轻女服务员说:“没有青椒炒肉丝,但有一道小炒,有青椒、肉片。”

结账时问:“这道菜是什么地方的风味?”

“是湖南吧?”

出门时,转身抬头一看,饭店的名字:“Happiness 2 老地方”。这会是日后重来寻找幸福的老地方吗?而我“烹调记忆”的老地方:双架床,水泥地,折起又打开的方桌,简朴明亮的厨房,买菜归家的铃响,“得”一声,暖烟,炊香,远方的呼喊——食饭啦!

(转载自《明月湾区》2023年1月号)

## 谭荔枝

□张乐人

的。”她说。

她的菜长势很好。看得出,菜园主人下了功夫。因为周围的荔枝全被砍伐,她的荔枝树与菜园便显得有点突兀。而正是这突兀,让湿地公园有了层次感,也让我看到园地主人的与众不同。他们的那份坚持感动了我。

我们想买小白菜、茄子、豆角。她摘菜的速度很快,三五除二,已是捧出一大筐。然后,拿出她随身带的一杆秤:“七斤,28块。”她说。本来,茄子、豆角比白菜、番薯叶等要贵一些,但她都按便宜的白菜计价,打包时又顺便搭上半截冬瓜。这又让我的太太喜出望外。

那天在菜园子买菜时跟她聊天,我说因为血糖高,不敢多吃甜食,包括荔枝。她问多高?我说早上空腹七八左右,晚上睡



宿鸟归飞急 (彩墨)

□黄少石

**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竹光、竹色、竹韵、竹魂在我的体内飘动,耳边回响的是那微风吹动中竹林的窃窃私语**

## 故乡的竹

□周艳玉[加拿大]

我出生在中国桂林北部一个竹林环抱的小山村。全村十几户人家,黑瓦木质的房子错落有序地点缀在山边坡间。一条小河像弯弯的玉带,从村中蜿蜒流过,满山遍野的竹子郁郁葱葱,挺拔清秀。山村两旁绵延起伏的竹林群山,像母亲温柔的双臂,把小山村呵护在自己温暖的怀抱里。从小喝用竹管接过来的山泉,吃山村里野生的竹笋长大,山的乳汁滋润了我,竹的性格熏陶了我,使我长成了一个纯朴直率的山村妹子。

故乡的竹,品种繁多。有粗若碗口般、直冲云霄的毛竹,有尾巴像钓鱼竿的钓竹,有挺拔秀气的黄毛竹,有婀娜多姿的摆竹,还有大熊猫爱吃的箭竹,更有许多我叫不上名字的千姿百态的竹子。

竹是大自然赐给家乡人民的宝物。山里人靠山吃山,自养自足,毛竹成了故乡父老乡亲主要的经济来源。这里可耕种的土地很少,但如今,每家每户利用个人经营的山场,种植竹木和各种经济作物,也过上了小康生活。

竹制品在山村里比比皆是,应有尽有。在我童年的记忆中,山里人在日常生活中对竹子的依恋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。有一日三餐用的竹碗、竹筷、竹盆、竹筒;挑东西用的是竹扁担,装东西用的是竹篓、竹筐;躲雨用的是竹笠、雨伞;老人行走用的是竹拐,牧童赶牛用的是竹条,老师上课用的是竹教鞭,学生写字用的是竹笔;逢年过节,巧妇们会用竹筒烹出独具风味的竹筒饭,用竹叶包出香喷喷的粽子和糯米饭,山里人烧煮用的也是干竹片和竹枝;小伙子会用竹叶吹出各种美妙的声音和乐曲,以此来表达他们对姑娘的爱恋;用竹管做的笛子、用竹筒做的打击乐,是山里人闲时的乐器。

山里人还把竹子制作成交通工具。高中毕业后,我回家乡

的小夜曲。

有时正闲话着,父亲也会和母亲起了争执。那一回不知咋的就说到了我。父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,不打不成才,家教极严。我们兄妹一旦有了非分之举,要不不经意损伤到他人、公家的利益,一定对我们拳脚相加,不讲场合不分轻重,弄得我们在面前总是胆战心惊。为这事母亲没少同他吵嘴,甚至有时为了护我们也挨了他的拳脚。

母亲则一遍又一遍讲得得苦中苦方做人上人的道理。我大哥为给母亲说唱坠子书配弦,六岁始学坠胡,十四岁便登台。母亲说,你大哥那真是夏练三伏、冬练三九。你二哥招工进城,厂子土建他推洋灰翻斗车,买不起胶鞋就穿着前露脚趾后露脚跟的单布鞋,脚冻裂了口走过来地上是一坨坨血印。他不仅转成正式工而且还入了党。日后咱做儿假如有了出息,叫他自己是他的棍棒管用还是我讲的故事励了他的志?母亲大概想半夜三更吵架叫邻居听到了笑话,便收拾竹线筐搭一句话睡觉去了。我的小小名唤敏。

父亲碰了软钉子感到了无趣,就说你俩也收拾了去睡。他要封了煤火等待泥烧干,再开门放了煤气才敢睡。村里常有煤气中毒的。而平时这事儿是母亲来做的。她还会在炉口四周垫了湿抹布,放上几块蒸红薯或者她从杞县大哥那带回的花生饼给烤着,好第二天我起早上学边走边吃,垫饥驱寒。所以,大多数的冬季,我是闻着那烤红薯或者花生饼的香,进入我童年、少年甜美的梦境中的。

那年,利用寒假我让父母到我读军校的桂林小住。他曾悄悄对我说,真是想念一家四口那围炉夜话的日子。而我则对他爸,我两次上军校,提干入党,也算小有出息,全是听了俺妈讲俺俩苦吃耐劳的故事。父亲哑然失笑,刚才六十岁的人不知哪种情怀竟催落了他的眼泪。

也是在河堤散步,是上午八